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一至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六

名臣經濟録　　詔令奏議類二　奏議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名臣經濟録五十三卷明黄訓編訓歙縣人嘉靖已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是書輯洪武至嘉靖九朝名臣經世之言中闕建文一朝以革除諱之也分十門凡開國一卷保治十卷内閣四卷吏部四卷户部五卷

禮部七卷兵部十三卷刑部三卷工部五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共一卷每門各有子目開國保治二門以時代為序吏禮兵工四部各以所屬四司分四類户部分圖志田土賦役給賜黃册屯田婚姻糧運禄俸鹽法茶法課程賑恤十三類刑部分律例論奏題奏雜論四類以二部諸司皆以省分無專掌一事者也内閣無子目百司之總無不該也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亦無子目篇帙寥寥也明永樂間勑黄淮等編歷代名臣奏議至元而止雖門目浩繁不無冗雜而二千年訏謨碩畫歷歷可徵是編所載如陶安傳劉基行狀蹇義墓誌李東陽年譜諸篇兼紀言行漢府趙府石亨曹吉祥之變諸篇併録時事以及謝鐸馬用彼相説之類旁及雜文邱濬大學衍義補之類至節取所著之書不純為奏議

之體故但以經濟録為名其實奏議居十之九與淮等所編時代相接頗足以資考鏡今附之奏議類中其間如湖廣砷録之類間有濫汉或亦朱子名臣言行録取吕惠卿趙汝愚名臣奏議不遺章惇秦檜之意分别觀之可矣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名臣經濟録卷一

明 黄訓 編

開國 洪武

陶安傳録

乙未夏六月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

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録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公道原

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郁離子容或説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閩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盡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我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

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决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祐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逝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款上從之中書省設御座遂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

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

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上使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荅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寛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

貶廣洋乃相惟庸公乃大慼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法天順人疏 王禕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

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寛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寛大為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

暫而不常何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成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幾得以遂其

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冐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上太平治要十二策　桂彦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

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軍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

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耕墾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凡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

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

既猶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

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

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歴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徳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令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則人心和悦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

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

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

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

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

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

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

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訓詁文詞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且未可驟用以啟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以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

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朝廷之用矣

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蜂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

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兵於遠哉元人遺燼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隄防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

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

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五可當千百人之用矣

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已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朝混一華夏統馭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闕輪對布

政按察府州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院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言無不至而内外百司罔敢怠逸各盡思其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歴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譖魏徵於唐太宗者為其録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昏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

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眹兆不萌不邇聲色不為游畋既遠過於漢宋又何謙遜於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學若臨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

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甞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

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昆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於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集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閲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

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删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缺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曰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説箕子於大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顔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

爵而以顔路曽晳孔鯉配一洗歴代之因仍肇啓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絶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户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

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墍
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業者驅之俾復於人倫
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絶其欺誕斷所謂瑜迦之説禁所
為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繇痛懲法外
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
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
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仰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
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孫虚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

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為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拳拳於畏天畏神鬼而所謂畏民者則末至也孜孜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

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告之勤鈎距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疆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因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

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
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奸每聞
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
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訐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
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
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
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
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

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騶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

右綰組符別履之賤衮綉巍峩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恂有徳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髯膀官人没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

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
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
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令也應故事
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
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
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令義門鄭氏之
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
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

下不可視為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徹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謂衆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其仙其神乎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矣屢求屢得

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物有盈謙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繰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

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税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産以供税産去而税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别或膏腴而税反輕瘠鹵而税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順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晏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鬭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勑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閒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教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

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定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内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内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内外百

司棰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

摯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

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

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勵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

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

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

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上高皇帝封事 葉居升

臣居升幸備生員首蒙寵賜令教山西書伏自開學以來罄竭所聞訓誨民間子弟常恐未見成效身塗草野無以上報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聖詔有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詔臣民詳言朕過四海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大禹成湯罪己之道復見今日矣臣敢不披露腹心以聞惟聖主詳擇之臣歷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政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患

不生於女禍則困於夷狄上下偷安苟延歲月諫書屢
上曾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悉
天下已壞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不切
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迨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天命
真人掃除亂畧四海英雄坐致闕下沙漠絕徼罔不臣
伏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漢晉唐宋之失今皆
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辰失序或者鑑觀前
世之失矯枉其弊而有太過者歟漢賈山有言曰忠臣

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言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忠也臣今有芻蕘之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心乎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者則求其端於王而已使陰陽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後

可以驗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竊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

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蓋所以强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吴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

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警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列爵也漢制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

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矣此臣所以為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

力少則易使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守者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專事刑罰而可以結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

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徳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撤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

之篤浹膚淪髓民思其德愈久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此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

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諸舊律條減宥有差此漸

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内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入以成其考令作何法使得平

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寛宥猶患及此況今立法嚴密以矯寛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録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茍免誅戮則必屯田

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

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執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茍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茍取其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令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錮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備

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罪人居之以嗟怨愁苦之聲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其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强敵對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

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乃驚駭潰散深入大壑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令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税增令責守令年增戶

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
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
令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警動况太原諸
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兹之
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令之
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一
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
以召災異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

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録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稱富庶文王武王高

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盖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

猶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

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導民為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

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令之社學當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亦未嘗差一人巡

行黜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
忠信為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
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
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
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
以事迹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
所謂班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

獄訟為治而不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令使天下都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

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都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委之以都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耿弇顏回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

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葢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扞城之將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葢被汚辱此皆禮義教化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恥之壊自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為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恥不振之

弊也令其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

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雖然臣愚很不自度干犯天威罪在不赦激切屏營之至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臻至治故立中

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結於衆舌朋逞於羣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

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聖裁實為典章但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以勲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寮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决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絶奸權之患主上無煩劇之勞上然之

馬用彼相說 謝鐸

甚矣相之重而任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可以

扶顛可以持危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而天下事事非所
憂矣不然任之重適所以成其勢而為簒竊之資則又不
若勢分力抗一統於尊庶幾不至於大壞極敝而卒莫
之救也是故孔明漢相也卒輔後主抗曹操以不負昭
烈之託曹操亦漢相也卒弑母后逼天子以盡奪漢家
之業自是而後晉宋齊梁陳隋之君一皆祖操之故智
而為之雖盧杞李林甫之於唐秦檜賈似道之於宋未
必若彼其甚而其誤君亡國則一也噫使為相者而皆

孔明其人則天下安可一日而無相哉惟夫三代而下求若孔明者而不可得故寧罷相不置而散其權於六部此我聖祖所以為億萬載深長之慮軼漢唐宋而過之者也家之於國雖小大不同而其理之與勢則一也家之有宗子猶國之有君宗子之有伯叔兄弟猶君之有相宗子不幸而孤弱相得其人則外侮不至而家道昌矣不然方且造謗起釁陽予陰奪日見凌礫吞噬之不暇雖有紀綱疎遠之親彼將自詭以號於人曰此吾

之家事耳亦孰得而御之哉吾於是又知焉用彼相之說不足以盡之矣故相而不得其人無寧事權散處綱紀畢張而名義素定則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矣不幸而有若操者出乎其間則所以禍人家國天下者寧有已耶噫此操所以為萬世之永監我聖祖所以深有見於此而亟罷之也

我朝度越歷代五事 謝鐸

昔邵康節有言我朝五事歷代所無一革命之日市不

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腹心患臣愚亦謂我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亦有五事固歷代之所無也一擴清邊境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昔翦除暴亂以大定天下者有矣未有擴清邊境以收復諸夏者也自昔崛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有矣未有肇基南服以統一天下者也自昔誅其君纂其

國以代其位者有矣未有戰不交鋒兵不血刃而遂有其國者也自昔中興繼世者在位享國之久則有之未有創業之初而臨御至於三紀者也自昔創業垂統者大綱衆目之舉則有之未有家法之嚴而垂訓至於諄復者也於乎若我聖祖之神功大業可謂髙出萬古而絕類離倫者矣豈直遠過於宋而已哉

名臣經濟録卷一

名臣經濟錄卷二

明 黄訓 編

保治 永樂 洪熙 宣德

蹇義墓誌錄 楊士奇

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仕郎見重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旨而數見奬賚初名瑢一日奏事畢問汝蹇

叔之後予親灑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歸葢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公小心敬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為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

不忘建文者賴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
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
為詹事時師傅皆以勳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
蓋元僚也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
曲周悉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
政大夫七年車駕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
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啟聞處分公熟於
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賜誥

以其官秩封贈二代滿九載賜勑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廵撫直隷應天等府州縣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陞黜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寛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

象笏及玉帶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
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上諭之曰朕有過舉
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又念公侍
從監國舊勞特製蹇忠貞印賜勑有以善翊君勞心焦
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時修太宗皇帝實録屬公監修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仁考之初繼奉
監修仁宗皇帝實録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從征庶人
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邉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

有司之務賜勑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来尤資賛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葢以卿春秋髙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畀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葢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寛弘葢以褒徳云公為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静内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

苟為包含必歸中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飭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

夏原吉傳録 王鏊

三十一年陞户部右侍郎太宗入轉户部左侍郎旋進

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某賫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卹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目為之赤盛暑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凉決壅滯修堤浦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名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

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
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
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公登
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處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
人人感悦而事集八年親征北寇命輔導皇孫留守北
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
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
獨近宸前叅决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

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啟東宮京師肅然七月駕回北宮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妥民安叅决機務咸當朕心公曰陛下之訓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皇孫令之周公也十九年三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上曰方遷都時吾與

大臣㝠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都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宥之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法王来朝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来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豈

容大壞上曰爾欲效韓愈邪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番人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彌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漢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十九年議親征北敵羣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

死諍約尚書方賔同諫曰公但来吾自言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青屢作内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公整邉儲於口北賔懼自縊遂併籍歸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起㕔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盗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寇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命繫於内官監皇太孫屢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

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頗解猶繫
之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八月訃至
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皇太子立中庭泣
曰楊榮報父皇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起上命起曰卿
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出駕回命賜
御厨饌咨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於東南戎伍疲於
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上曰朕意亦然復以詔條事
宜訪公公請賑饑寛負省賦役罷西洋寳船雲南交阯

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每朝罷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御扆前或隨至便殿面議政務凡内外所進章疏命擬旨公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復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仁宗賓天皇太子監國於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命軍國事悉依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夏某安在蹇義等莫對

上不悅至京慰曰見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漢庶人反檄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為首上夜名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分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鑒機不可失也臣昨見所命將語臣而泣其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楊榮言是上意乃決躬率六師兼程而往師臨城庶人欲降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閽者三拔朝叅公

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非勳而何十
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
矣譬如癰伏於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和平之
劑使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
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
民天下賴之

胡榮神道碑銘李賢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對

稱旨特陞户科都給事中公益感激盡心五年丁亥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心腹遂命公廵遊天下以訪仙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隂隲孝順事實書方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人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學校士子聞公亹亹之訓竟日不釋凡名緇高道被公容接者自以為榮在湖湘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内艱乞終制不允冬十二月進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廵江浙諸州尋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襄

還朝時車駕親征北寇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臥不出聞公至喜而起名公入見曰侍者謂胡先生來朕見說便是胡先生亦候我起乃大笑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上說而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矣先是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目覩所行七事皆誠敬孝謹乃密疏以聞上覽之大

恍自是不復疑也仁廟嗣位之初特給誥命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曾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而龍馭上賓矣

胡廣碑錄 楊士奇

公初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四年進翰

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上數命太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大臣有謚自少師姚公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時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種為翰林檢討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

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遭逢二
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順在上前
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為本未嘗及人過
失事於奉古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
采納所撰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
治幾務退未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葢自守之
嚴有素事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廵幸北京親征北敵
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

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名還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奸惡外親為民厲遽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為儲君所厚而沈靜謙約以滿為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為廷試讀卷官鑒別公明奉勑修高皇帝實録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為總裁志於扶植名教奬掖善類果於義事於

利不茍取與未甞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上深知之不聽遷黜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祿未甞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

漢府之變一 楊士奇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詢之上猶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孫對曰

人言未可輒信且父皇在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上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

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數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撃死無罪官民縱護衛軍京城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東宮殿下叩頭懇為救解乃免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三朝聖諭錄

漢府之變二　楊士奇

仁宗賓天公受顧命時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悉命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還京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上不恱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太后諭所以留卿意朕方知之卿奉皇祖命輔朕有年朕倚卿非他人比卿當以事皇祖者事朕加賜寶帶時喪禮及即位

之儀皆公一二人所豫定諭衆勑草命公等删削詔敕之議多主公言每朝呼名面議政務及手勑咨訪國事悉如仁考初公同蹇少師二楊少傅同心輔政蹇重厚多謀公含宏能斷文貞博古守正文敏明達有為中外稱為得人上時與公面議久命賜茶或命退殿廡少休復至扆前論議上尤以心腹託公朝退之暇不時獨召公密切顧問或袖中出小帖子親付公手公亦或有所呈於上凡中外所進章疏專命公批末及命攜出條旨

許用小票墨書帖各疏而以進中易紅書批出或末批多命公傳旨處分公日孜孜惟謹所受聖諭及納誨於上者未嘗退以語人凡諸公謀猷之善者力贊成之不自有其功先修太宗實錄命公監修至是復命公監修仁宗實錄國朝文臣三預監修者惟公一人而已宣德九年秋七月上以山東無麥詔蠲其稅且諭公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政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公叩首曰臣敢不仰承聖訓八

月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相奸邪亂政以公為首蓋惡公等得君贊治不利於已也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死上曰卿何為是言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分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監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詞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

意遂决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詈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閣者三人掖公朝叅出公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夏忠靖公遺事

趙府之變一 楊士奇

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選隷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徼不懌數日未出見羣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啟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

其私咸所不便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弟其䕶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歴官王射成等及内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俟宫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葢慮不從即事敗虀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為覆家滅祀計高不聽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誣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為公危公詞色不

少挫既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内侍養子陞公遼海衛千户後賢等皆伏誅名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其同官事必關白勿謾都督僉事王瑜神道碑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上名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

大計遂名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上旨令士奇草勑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勑旨何以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言之蹇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耶夏曰萬一上從

公言令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置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庶幾

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勑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與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不納二人不得入已而有旨名蹇義入蹇義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道中有顧問惟名榮及蹇夏不復名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見尤矣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

猶喋喋削趙護衛且請名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一日特名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羣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賫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選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

得璽書親諭之尤好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奏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盖上初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名士奇至南齋宫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寳楮文綺三朝聖諭録

名臣經濟録卷二